

非洲教育译丛 徐辉 顾建新 主编

非洲高等教育： 国际参考手册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

[美] 达姆图·塔费拉 [美]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编
郑 崧 王琳璞 张 屹 等译
顾建新 何曙荣 牛长松 等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非洲教育译丛 徐辉 顾建新 主编

Africa

非洲高等教育： 国际参考手册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

[美] 达姆图·塔费拉 [美]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编
郑 崧 王琳璞 张 屹 等译
顾建新 何曙荣 牛长松 等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参考手册 / (美)塔费拉,
(美)阿尔特巴赫编;郑崧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3

书名原文: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
ISBN 978-7-308-12560-4

I. ①非... II. ①塔... ②阿... ③郑...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非洲 IV. ①G6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2762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4-80 号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

Edited by Damtew Teferra and Philip G. Altbach

Copyright © 2003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参考手册

[美]达姆图·塔费拉 [美]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编
郑崧 王琳璞 张屹 等译
顾建新 何曙荣 牛长松 等校

责任编辑 田 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53.5

字 数 1656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560-4

定 价 1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前言

本书的编撰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对其目的、方法和重点作些解释。《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参考手册》是一个标杆——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分析非洲高等教育的著作。本书除了广泛涉猎有关非洲高等教育的重点议题外,还包括非洲所有五十四个国家的国别分析文章。我们还罗列了包括非洲高等教育著作、报告和文章的参考书目和涉及非洲高等教育的学位论文目录。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这一重要的话题拓展知识和分析,旨在为决策和建立研究基础贡献力量。

为此,我们力图找到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为本书撰稿。我们为每位作者提供一套指导原则,但刻意为作者留出余地,以便他们以自己最好的方式处理各自的议题。本书各章节是各位有才华的研究人员作出的独立分析。每章既有数据,又有分析,但每章也是作者个体的贡献。在一些情况下,高等教育某些方面的数据并不存在,因而,就普通数据展示而言,各章节之间可能并没有完全的一致性。

为本书找到撰稿人并非易事。尽管我们成功地涵盖了非洲大陆所有的国家,但我们感觉有些重要的议题还是有疏漏。原因很简单——受委托的作者并没有交稿。尽管我们为那些早期退出的作者找到了接替人员,但时间并不允许我们为其他一些人找到替代作者。

我们的每一位撰稿人在各自的议题方面均有相关的专长——我们尽力寻找在非洲工作的作者,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成功了;但有一些

在非洲之外工作的作者,无论是非洲的还是不是非洲的,都为本书提供了出色的章节。

非洲缺乏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团体,这使得本书的编撰更艰难。除了南非以外,非洲没有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研究中心。收集有关高等教育的详细分析和数据的非洲国家政府,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在非洲,为国际组织或地区机构、为政府或学术机构工作的高等教育专家少之又少。培训高级学术领袖和行政管理人員的机会在非洲几乎为零。非洲大学协会已在开始填补这方面的一些空缺。我们相信,如果非洲日益壮大的学术系统要有效地发展并走向成熟,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专门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语言是长期困扰非洲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一个问题。本书以英语出版,我们目前还无法提供法语版本,尽管我们希望会有法语译本。本书有几个章节最初是用法语写成的,我们将其译成了英语。我们为不能出版法语版本而感到遗憾。

本书成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四大洲的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网络工作的结果。我们在工作中大量使用因特网,并体验到了因特网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以及对于知识交流和高等教育分析所具有的潜力。本书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对于对非洲高等教育和与非洲相关的发展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达姆图·塔费拉

菲利普·G. 阿尔特巴赫

2002年12月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栗山

目 录

前 言 / v

致 谢 / vii

第一编 主 题

1. 非洲高等教育的趋势及前景 / 3
2. 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回顾 / 16
3. 大学治理及大学与国家的关系 / 37
4. 非洲高等教育财政和经济 / 51
5. 非洲的私立高等教育——六国案例研究 / 62
6. 非洲高等教育的外部援助财政 / 71
7. 非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未来趋势 / 84
8. 大学中的女性与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非洲的现状 / 95
9.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三级远程教育与
技术 / 107
10. 非洲大学的语言困境 / 128
11. 非洲高等教育中的学生激进活动 / 135
12. 非洲大学的科学交流和研究:
21 世纪的机遇与挑战 / 148
13. 非洲高等教育与世界 / 166

第二编 国 别

14. 阿尔及利亚 / 175
15. 安哥拉 / 188
16. 贝 宁 / 205
17. 博茨瓦纳 / 211
18. 布基纳法索 / 227
19. 布隆迪 / 236
20. 喀麦隆 / 246
21. 佛得角 / 255
22. 中非共和国 / 261
23. 乍得 / 270
24. 科摩罗、留尼汪及塞舌尔:印度洋岛屿 / 282

25. 刚果(布拉柴维尔) / 286
26. 刚果民主共和国(扎伊尔) / 300
27. 科特迪瓦 / 309
28. 吉布提 / 318
29. 埃及 / 322
30. 赤道几内亚 / 338
31. 厄立特里亚 / 346
32. 埃塞俄比亚 / 355
33. 加蓬 / 366
34. 冈比亚 / 371
35. 加纳 / 380
36. 几内亚 / 394
37. 几内亚比绍 / 400
38. 肯尼亚 / 404
39. 莱索托 / 418
40. 利比里亚 / 429
41. 利比亚 / 442
42. 马达加斯加 / 456
43. 马拉维 / 469
44. 马里 / 479
45. 毛里塔尼亚 / 488
46. 毛里求斯 / 497
47. 摩洛哥 / 507
48. 莫桑比克 / 520
49. 纳米比亚 / 535
50. 尼日尔 / 547
51. 尼日利亚 / 553
52. 卢旺达 / 562
53.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575
54. 塞内加尔 / 579
55. 塞拉利昂 / 591
56. 索马里和索马里兰 / 602
57. 南非 / 613

- 58. 苏丹 / 636
- 59. 斯威士兰 / 649
- 60. 坦桑尼亚 / 660
- 61. 多哥 / 674
- 62. 突尼斯 / 681
- 63. 乌干达 / 693
- 64. 赞比亚 / 708
- 65. 津巴布韦 / 723

第三编 高等教育资源

- 非洲高等教育参考书目 / 739
- 非洲高等教育博士学位论文 / 794
- 作者简介 / 814
- 主题与国别索引 / 819
- 院校索引 / 834
- 译后记 / 847

Part 1

第一编 主题

1 非洲高等教育的趋势及前景

达姆图·塔费拉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

引言

新世纪伊始,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空前的挑战。在中学后教育入学水平一直很低的情况下,非洲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并且高等教育已经被视为现代化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非洲的学术机构在提供这块大陆发展所需的教育、研究及服务方面却困难重重。21世纪是知识时代,而高等教育必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些重要挑战。

要对像非洲这样辽阔而多样化的大陆概括出一些规律,并非易事。但是这当中也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当然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①在我们的讨论中,不论是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现状分析,还是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我们总体上都感到不乐观。事实上,目前非洲的大学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运行着,通往未来成功的道路并不平坦。

非洲要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学术机构是将来命运的核心。在被国家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忽视了近20年后,高等教育终于重新被视为非洲发展的关键部门。

非洲是一块拥有54个国家的大陆,却仅有不超过300所学术机构可以称之为大学。按照国际标准,无论是从高等教育机构还是从入学人数来看,非洲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这块大陆上的少数国家可以自称拥有完整的学术体系;但是大多数国家仅仅拥有少量的学术机构,而且尚

未建立信息时代所需要的分层的中学后教育体系(Task Force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00)。尼日利亚、苏丹、南非和埃及分别拥有45、26、21和17所大学,各国还拥有许多其他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少数国家,包括佛得角、吉布提、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没有大学,但是在这些国家里,建立一所或多所主要的中学后教育机构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另外一些国家,包括索马里、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因政局动荡而丧失了大学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也正努力重建中学后教育部门。

非洲复杂的多样性使我们难以作出一般性概括。几乎每一条规律都能找出例外。比如:我们有时会因为忽略了非大学教育部门而低估了中学后教育的规模。赞比亚仅有2所大学,但它还拥有大约50所“继续教育”学院。我们基于本土的标准对大学和学院加以区分,而不考虑它们的规模和学习项目。非洲大学在功能、质量、发展方向、经费资助以及其他一些要素方面具有明显的多样特征,而国内环境及现实的差异也相当显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一些概括,而且这对于理解21世纪初塑造非洲高等教育现实的宽泛主题是至关重要的。

非洲面临极其困难的现实:经费短缺的总体现状、高等教育需求的空前高涨、殖民主义的遗留、很多国家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部分地区艾滋病的困扰,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此,我们的目的是对非洲高等教育现状进行粗略的勾画,为深入分析和未来变革作铺垫。

^① 本章的许多观点来自于我们的著作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 (Teffer and Altbach, 2003)。另参见威廉·圣对有关非洲高等教育问题的出色回顾 (Saint, 1992)。

非洲高等教育的历史视角

非洲高等教育如同埃及金字塔、埃塞俄比亚的方尖石塔、廷巴克图(Timbuktu)王国一样古老。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学是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它是作为重要的伊斯兰学府建立的,而且至今仍然在伊斯兰学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爱资哈尔大学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依照原本的伊斯兰模式组织的重要学术机构。非洲其他所有大学,事实上,包括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采纳了西式的学术组织模式。尽管非洲可以声称具有古老的学术传统,但事实上,非洲传统的高等学术中心不是消失了就是被殖民主义破坏了。今天,这块大陆被那些由殖民主义塑造及按照欧洲模式组织起来的学术机构所垄断。如同发展中世界的情形一样,非洲的高等教育是典型的殖民政策的产物(Altbach and Selvaratnam, 1989; Lulat, 2002)。

大量的欧洲殖民者——包括比利时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设定了非洲的发展道路。这些殖民时期的遗留影响着当代非洲高等教育。非洲最重要的殖民势力,即英国和法国,不仅在学术组织形式以及在与宗主国保持不断联系方面,而且在教学媒介和交流语言方面,也留下了最持久的影响。

殖民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有许多共同点,主要有:

- 限制入学。殖民当局害怕高等教育扩张。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培养少数非洲当地人协助管理殖民地。一些殖民势力,尤其是比利时人,在他们的殖民地禁止高等教育。其他殖民者,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仅允许很低的入学率。而法国人更倾向于将极少数殖民地学生送到法国去接受教育。独立时,全非洲的学术系统规模相当有限。世界银行(1991)的一项研究显示,独立时,由非洲人担任的公务员职位不足四分之一,全非洲绝大多数工商业由外国资本所有;仅3%高中适龄学生接受了中等教育。拥有铜矿资源的赞比亚,仅有100名大学毕业生,1000名中学毕业生。1961年,东

非大学(面向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总共只有99名毕业生,而这3个国家人口总数有2300万。再如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时找不到一个当地的工程师、律师和医生。1952年到1963年间,法语非洲只培养了4名农学毕业生,英语非洲也总共只有150名毕业生(Eisemon, 1982)。

- 语言。教学语言始终采用殖民者的语言。有一些国家,原本在“高等形式的教育”(higher forms of education)中使用的当地语言也被殖民语言所取代。
- 有限的自由。有限的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已成为规范。
- 有限的课程。独立时期,非洲的大学课程受到了急剧压缩。殖民者只愿意提供有利于殖民统治而且投资不大的诸如法律及相关领域的课程,科学课程就鲜有开设了。

殖民主义遗留仍然是影响非洲高等教育的核心因素。非洲大部分国家独立还不到40年,总体上讲,与其前宗主国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放弃使用殖民语言作教学语言。在对非洲高等教育作出分析时,殖民历史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前宗主国持续不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入学机会

事实上,非洲所有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都在增长,从而使得目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堪重负。大量学生挤进原本只能容纳较少学生的教育机构和宿舍里,经费资助却未能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而同步增长。在许多国家,财政资金实际上由于通货膨胀、汇率贬值、经济政治混乱、结构性调整计划而减少了,这进一步危害了教育机构和系统的经费稳定性。

我们估计,目前有400万~500万学生在非洲中学后教育机构就读。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行动小组(Task Force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00)早些时候的统计数字为348.9万名学生。在非洲中学后教育机构工作的职员超过15万人。埃及是非洲大陆入学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了150万人(包括约25万名非全日制学

生)。埃及的学术人员也是最多的,大约有 3.1 万人,18~22 岁年龄组的入学率约为 22%。

尼日利亚入学率位居非洲第二,中等后教育机构学生数接近 90 万人,拥有 45 所大学、63 所教育学院、45 所多科技术学院,大学数量位居非洲之首。所有学生中,35%在大学就读,55%在教育学院就读。然而,18~25 岁年龄组的总入学率不过 5%左右。

南非入学率在非洲排名第三,50 多万学生就读于 21 所大学和 15 所理工学院(中学后职业学院),其中,55%在大学。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入学人数分别是接近 21 万人和超过 14 万人。

坦桑尼亚人口 3200 万,2000 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还不到 2.1 万人。拥有 6500 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高校学生数仅有 5 万人。几内亚目前人口 766 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只有 1.4 万人;塞内加尔人口 797 万,高校学生数 2.5 万人;科特迪瓦人口 1370 万,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只有 6 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机构的数量和学生数并不总是直接关联的。苏丹有 26 所公立大学以及 21 所私立大学和学院,入学人数却只有约 4 万人。

加纳入学人数不足适龄人口的 3%,在许多非洲国家这个数字还不到 1%。例如,在马拉维和坦桑尼亚,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0.5%和 0.3%。在非洲,所有接受中学后教育的人口只代表了适龄人口的不到 3%——这一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正因为如此,非洲掀起了高等教育入学需求的浪潮,这块大陆正试图努力追赶其他地区。

在提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非洲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非洲不仅要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且要满足那些渴望学习机会且已经完成中等教育并符合中等后入学要求的国民的需求。

资金及财政

21 世纪初,所有非洲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最重要现实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不管在哪里,就

算是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学术机构也面临着财政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非洲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严重。原因并不难找,本章将对其一一加以讨论。它们包括:

- 非洲大多数学术机构和系统要承受大量学生所带来的高校扩张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压力。
- 困扰着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问题,使得为高等教育增加投资,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变得困难重重。
- 由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借贷机构引起的金融环境的改变。
- 政府的部分预算用于照料艾滋病毒携带者所带来的压力。
- 学生无力承担保持财政稳定所必需的学费。
- 财政资源分配不当,例如,为学生提供免费或者高额补贴的食宿条件。

当然,并非每个非洲国家都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各国财政状况有别。但是,总体来说,在对非洲高等教育进行分析时,财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容忽视的。

在非洲,高等教育是一项 40 亿到 50 亿美元的事业。^① 埃及拥有非洲最大的学生群体,其高等教育投入 12.9 亿美元。尼日利亚高等教育预算约 5 亿美元,占除埃及外非洲高等教育总投入的三分之一。与这块大陆上其他国家相比,南非、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又占去了剩余经费的很大一部分。

对于一个拥有 7 亿人口的大陆来说,高等教育经费实在太少了。非洲高等教育年总投入甚至还不及美国一些最富有大学所获的捐赠。很多工业化国家一所大学的经费预算就超过了非洲很多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国家总投入。这些比较很清楚地表明了非洲高等教育财政状况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显著差距。

由此,事实上所有非洲大学都深受财政资源短缺的困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图书、杂志等出版物严重短缺,基本教学资源匮乏,科研和教学所需的基本实验设备和相应供应品(如,化学试剂)不足,在某些国家薪水拖欠数月,这些只是非洲各国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共同

^① 这些数据来自对塔费拉和阿尔特巴赫有关分析的估算(Tefferu and Altbach, 2003)。

问题。

高等教育拨款来自国家财政支出。虽然高等教育投入比例各国有些许不同,但非洲高等教育 90%~95% 的经费都来自非洲政府,剩余经费来自学费、服务、咨询、设施出租等其他渠道。此外,外部经费来源有渐趋增长的趋势。例如,科研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捐赠机构提供的经费。这很自然会对科研的本质以及整个非洲高等教育造成影响。

很多国家,政府给学生发放生活补助和津贴,这占去了大学经费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几内亚,发放给学生的奖学金占到了政府高等教育总拨款的 55%。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学费在传统上不过是表示象征性支持。

只有极少的国家例外。比如在莱索托,莱索托大学的大部分经费来自学生学费,即学费是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莱索托,学生毕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后,还要尽快偿还学生贷款。而贷款偿还计划依学生最终工作岗位而定,也就是说,在政府、在私企、在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等不同部门任职,还款计划也不同。

如今,在许多国家,对非学术活动及设施的巨大投资面临着严格的审查。此类资金不仅消耗了大学预算的很大部分,而且变相刺激学生推延学业。有报告显示,在毕业生不能立即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学生们就推迟毕业,这显然阻碍了潜在的新生的入学机会。缩减此类资助计划的行动往往是出于政府削减经费的压力,以及来自国际上要求非洲各国政府压缩公共服务的压力。

通过考察大学向政府提出怎样的要求,以及大学实际上从政府那里得到多少,我们可以了解到非洲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到底有多严重。根据保罗·埃法(Paul Effah)的调查,加纳 5 所大学 2000 年申请经费共计 3200 万元,而政府实际拨款 1800 万元——仅占申请经费的 56%。加纳政府对已经升格为大学的多科技术学院采取了同样的资助方式。1999—2000 年度,乌干达教育部门只获得政府可自由支配的经常性预算的 33%,而第三级教育只占其中的 18%。

无一例外,非洲的大学都承受着沉重的财政压力,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难。即便如此,某些地方的财政困难状况要相对轻一些,或者甚至已经逐步有所好转。作为过去历经系列军人政权

统治,饱经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动荡的国家,尼日利亚在当前的民选政府领导下,高等教育拨款有望以 252% 的速度增长。博茨瓦纳人口少而矿产资源丰富,已经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近 10 年来,高等教育增加收入的压力变得非常明显。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各个大学都在试图扩展财源基础,因为支撑不断攀升的入学人数,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正在消耗着大量资源。各种增收的办法和计划在许多国家实验并实施。有时迫于外部以及捐赠机构的压力,各国政府有兴趣使高等教育增加收入,并增强高等教育的财源基础,而这又往往招致公众尤其是学生的反对。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大学,例如,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被认为是成功改革的典范。它们改变了政府资助为大学唯一收入来源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据纳坎伊克·穆西西(Nakanyike Musisi)报告,1992—1993 年度,麦克雷雷大学只有 5% 付费学生,而 7 年之后,80% 的学生都是付费上学的(Musisi, 2001)。坦桑尼亚正逐渐采取政府与大学服务受益者共同分担成本的政策。政府规定其只承担直接的教育费用,而余下经费(诸如住宿费、膳食费等)由学生、家长及其家庭成员承担。

某些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改革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对影响改革成败的诸多复杂动因,需要仔细分析。这类改革的可持续性,改革可预见的、真实的、潜在的利益,隐藏的缺陷,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以及各种内外力的重要性等均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书作者发现,实际上各国由政府分配给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在持续减少。这种趋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状况历经时日已经对教学和科研质量造成怎样的损害,对学术职业的精神和物质福祉带来了怎样的伤害,对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总体状况的破坏如何,这些仍然是需要深入讨论和分析的话题。

治理与自治

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公立为主,政府干预大学事务司空见惯。非洲大多数大学当前的治

理结构就是这种传统的反映。在非洲的许多国家,由国家元首兼任名誉校长,掌握着任命校长及其下管理人员的最高权力。这种情况在非洲英语国家尤为典型。

权力结构

在非洲英语国家,名誉校长(chancellor)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而校长(vice-chancellor),相当于美国大学校长,则拥有董事会授予的行政管理权。董事会主要由政府任命的成员组成,在有些国家,董事会中也有学生代表。众所周知,校长是得到议会甚至名誉校长批准或者不需要经过他们批准,直接由教育部长任命的。例如,在通常情况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学校长是由学术界人士提名的,然而,只有共和国总统才有权在教育部长推荐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校长人选。

行政管理的权力链从校长开始,往下是院长,然后是系主任。大多数情况下,院长要么是由校长或由政府官员直接任命;要么是由董事会指定。多数情况下,系主任由各系成员选举产生。在少数国家,作为大学团体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妥协,会有一份最高职位的最终候选人名单提交给政府。总体而言,非洲的大学大多缺乏西方工业化国家非常典型的学术权威。非洲的学术职业没有西方的权力大。

职员规模

绝大多数非洲高教机构中,教学、研究人员的规模不及非学术人员/管理人员的规模。非洲许多大学里的官僚行政体系过度膨胀。以下几例就显示了这种差异性。

据马托拉·恩提莫-马卡拉(Matora Ntimo-Makara)的报告,莱索托国立大学的非学术人员数量是学术人员的两倍,60%的经费预算被用来支付人员开销。从中不难看出,该大学的财政资金主要用在了非教学人员花费上,这就限制了教职的增加,无法扩大学术项目的办学能力。

据詹姆斯·斯泰尔斯(James Stiles)的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学生与行政人员之比(6名学生对应1个行政人员)不仅高于其他国家,而且高于该国的生师比(1993年生师比为47:1,1996年为22:1)。甚至在1997年行政人员裁减5%、教学人员有所增加之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

改变。

据伊曼纽尔·艾迪(Emmanuel Edee)的报告,多哥高等教育机构拥有1136名行政和技术人员,而学术人员不足730名,而且其中只有55%是全职的。非学术人员数量居高不下,他们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人浮于事,提供的各种服务与学生需求之间缺乏沟通。

非学术人员的规模大得出奇,且占有的财政资金比例高得离奇,然而行政干部的素质和效能却有待大幅提高。官僚主义、低效率司空见惯,却鲜有对非学术人员的培训及其技能提高。

非洲教育机构的非学术人员问题是严重的,非学术人员的膨胀占去很多资源,这些资源本该是大学发挥基本教学和科研功能所需的。在财力有限的国家,大学必须想方设法将这项数额巨大而又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降到最低,以便使资金流向优先领域。虽然很少将之当成非洲学术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但围绕非洲大学行政人员的种种复杂问题需要引起密切关注。

大学经营管理问题

高效的经营管理和行政体系对任何企业的产出和效能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术机构也不例外。然而,非洲大学基本都深受糟糕的、低效且高度官僚化的管理体系之苦。各国的教育体系都存在这样的通病:管理人员培训不足且素质不高,管理和行政基础设施效率低、效能差并且过时,员工薪水薄,等等。

虽然非洲大学里严重腐败指控和挪用资金案的报道并不普遍,但本书的某些章节还是引用了一些有关经营不善甚至挪用内外部资金的事例。有人指责滥用拨款以及不分轻重缓急是造成大学财政困难的一个因素。例如,查尔斯·恩格美(Charles Ngome)指出,肯尼亚公立大学的财政危机就是由于紧缺资金的胡乱分拨而加剧的。由于学生仍旧在糟糕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常常因为资金管理混乱以及分配不当而遭国家审计总长办公室的指控。据报道,1995—1996财年,马西诺大学(Maseno University)损失了66万美元(5000万肯尼亚先令),其中大部分被盗用以及胡乱用于津贴补助开支。即便总体上各国、各个体系中都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但仍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大学的

治理模式以及领导层的任命方式往往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范围。

私立高等教育

在许多非洲国家,私立高等教育渐成气候。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大多数非洲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增长缓慢(Altbach, 1999)。一系列因素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学生入学需求增长,公立大学办学能力下降,外部机构要求削减公共服务压力加大,对适合本地市场的高技能劳动力日益强调和需求扩大,外国投资者对该领域开始产生兴趣,等等。尽管私立院校规模尚小,且往往集中在工商管理某些特定领域,但从数量上看,有些非洲国家的私立院校超过了公立院校。以下案例展示了非洲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 肯尼亚 19 所大学中有 13 所是私立的。
- 在苏丹,据穆罕默德·爱拉明·汤姆(Mohamed Elamin El Tom)的调查,私立高校的数量从 1989 年的 1 所上升到 1996 年的 16 所,再到 2001 年的 22 所。私立院校的学生数 4 年间增长了近 9 倍,从 1990—1991 年度的不足 3000 人增加到 1994—1995 年度的 2.4 万人。
- 刚果民主共和国 1996 年有 260 多所私立院校,其中 28.9% 由政府批准;32.3% 是经由授权的;38.8% 正被考虑授权经营。很遗憾,许多新成立的院校由于组织建构和经营条件的问题,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定的标准。
- 加纳掀起了创办私立高校的热潮,其中宗教组织尤为热心。到 2000 年 8 月,国家认证委员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通过了对 11 所提供学位课程的私立院校的认证。加纳有 5 所公立院校,8 所已经升格为多科技术学院。
- 乌干达有 10 所建成或在建的私立大学。乌干达有 2 所公立院校,并且政府最近宣布将再建 2 所公立大学。
- 多哥有 1 所主要大学和 4 所中学后教育机构,国家已经鼓励创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目前,私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有 22 所,其中 18 所是在 1998—2000 年间成立的。
- 埃塞俄比亚的公立学术部门数量十分有限,最

近已经开始建立私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私立教育机构大多位于生源充足、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主要省会城市和大城市。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非洲大陆私立高校迅猛增长,并且在绝对数量上似乎超过了公立院校,但是几乎在所有非洲国家,公立院校的入学人数还是多于私立院校。例如,马达加斯加 6 所公立院校学生数在 9000 人左右,而 16 所私立院校学生总数不足 2000 人,每所私立院校的学生数都不超过 500 人。

肯尼亚是非洲为数不多的私立教育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5 万学生中仅 20% 在 13 所私立院校学习。乌干达的 10 所私立院校的学生总数为 3600 人,相比之下,2 所公立院校入学人数为 2.3 万人。

非洲私立高校既有世俗性质的也有宗教性质的。私立教会大学的拨款,严重依赖建立该大学的国内外教会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大多数世俗私立大学依靠收取学杂费创收。因此,这些教育机构的成本,与其他教育机构相比通常要高。

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不给私立院校提供财政支持,然而,在某些个案中,私立院校却接受政府直接的财政支持。例如,利比亚政府给私立和教会大学提供补贴,并为私立院校学生提供包含学费和课本费在内的财政资助。在多哥,提供短期技术学位的私立高校可以和其他院校同样得到政府补贴。在莫桑比克,私立院校的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支付学费。

整个非洲大多数私立院校讲授的课程都比较类似,学科分布比较狭窄。最通常的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和管理、金融、财政、市场和文书学。这些课程基本上针对本地市场需求。

大多数私立院校从公立院校聘请教师。其显著的特点是,大多数教师继续保留其在公立院校的全职职位。在很多国家,教师从公立院校大量流向新成立的私立院校,这已经严重制约了公立院校某些院系的发展。不过,对这些教师来说,私立院校的教学岗位已经成为重要的额外收入来源。

在新成立的私立院校兼职,同时保留在主要公立高校的基本收入,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

某些情况下,也有这样的报道,有教师受到高薪水和利益的诱惑,放弃公立高校职位到私立院校任全职。由于无法控制这种增长的趋势,一些大学和学院开始与教师进行协商。这些教师所授学科在私立院校和其他机构都具备很有吸引力的市场价值。

在非洲似乎存在一种强烈的公众观念,公立院校的学术水平比私立院校高——尽管一小部分私立院校聘请了最好的教师并拥有新的先进的工具、设备和设施。这种普遍的观念源于在进入有限并且“免费”的公立大学前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过程和激烈的竞争。随着非洲大陆学生入学的增长,空间有限的公立大学的入学要求变得愈加严格,因此,那些被大学录取的学生都是国家的精英。一般来说,由于各种原因,私立院校只能招收那些没被公立院校录取的学生,这也就持续地影响了大众的观念,即认为私立院校总是逊色于公立院校。

但是,私立高校以企业的形式出现是一种新现象,其发展带有严重的问题,包括不合法的身份、质量保障和服务成本。非洲很多中学后私立院校的身份是不合法的。很多院校在没有许可、无足够的资源和适当的基础设施下经营。即使少数的私立院校在本国内拥有比主流大学更好的设备、更好的教学楼、更好的设施,但很多人仍然认为其服务质量是劣质的。

很多中学后私立院校的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利益驱动下,现在很多跨国公司提供教育服务。跨国公司和一些海外院校在那些高等教育市场大的国家建立了卫星校园。这些跨国教育机构通常受到批评,因为它们缺乏问责或社会责任,并对所在国的文化网络构成潜在的威胁和破坏。

私立高等教育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且受到各种力量的推动。私立高等教育的这种多样化和扩张背后的力量,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对私立院校多样化进程进行全面审视,需要考虑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现实。

性 别

性别不均衡是非洲大陆教育机构的一个普

遍现象。文化、社会、经济、生理、历史和政治的因素造成了这种不平等。尽管性别不平等在所有的教育机构依然存在,但目前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高等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在非洲所有的大学和大多数学科几乎都很严重。为增加中学后教育机构的女性学生,已经采取了很多努力和计划。

- 在埃塞俄比亚,根据哈布塔姆·温迪姆(Habtam Wondimu)研究,为提高女性入学率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过去几年里这个国家的女性入学率大约只有15%——主要采取降低平均分(grade point average)的方式。他指出,这项“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已经提高了女性入学率。然而,女性的高流失率仍旧困扰着埃塞俄比亚高校女性的整体地位和数量。
- 在马拉维,仅25%的学生为女性。针对女性的肯定性选拔政策已经开始实施。
- 在莫桑比克,1992年以来,女性学生的比例逐渐增加。1990—1996年间,性别比依然很高(在2.79至3.06之间)。1998年和1999年,降到2.45和2.59。女性比例的提高部分是由于私立院校的出现。1999年,私立院校注册学生中平均43%为女性,而公立院校注册的女性仅为25%。
- 大多数坦桑尼亚的高校已经采取措施提高女性入学。目前,女性占入学人数的25%~30%。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文学社会学院2000—2001年度一年级注册新生中49%为女性。同埃塞俄比亚一样,坦桑尼亚也采取了降低平均分的措施使更多女性符合入学要求。
- 据报道,乌干达的性别差异在过去10年已经降低。1990—1991学年麦克雷雷大学女学生只占27%,现在已经占到34%。像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坦桑尼亚的高校一样,乌干达的大学也给女性学生提供优惠待遇。由于给了额外的加分,女性学生的比例上升到34%。
- 在津巴布韦,为了扩大女性入学人数,大学也降低了入学资格。

然而,在更具竞争性的院系和硬科学领域,性别的巨大差异仍然存在,女性在这些学科和领域的比例相当低。例如,在肯尼亚,女性学生占

公立高校总人数的30%,但在工程学和以技术为基础的专业学科,女性仅占10%。整个非洲高等教育自然科学学科中女性都比男性少。尽管不同国家的性别差异比例可能在现实中差别很大,但是这种自然科学中女性比例低的模式确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

然而,在非洲国家中也有一些特例,女性学生超过男性。在毛里求斯,尽管总入学人数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性别均衡分布(47%为女性),但不同学院按照性别来看,入学的差异就明显了。工程学院男性占主导(76%),而人文学院却是女性占主导(68%)。

在莱索托,教育、社会学、人文学科的女性都比男性多。总体上,莱索托大学全部女性数量占入学总数的56%。在乌干达的私立院校乌干达烈士大学和库姆巴大学中,女性学生分别占了50%和56%。在突尼斯,女性入学人数从1987—1988学年的21.1%增加到1999—2000学年的50.4%,现在已经增加到51.9%。在大学层面,女性入学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性。

在非洲的院校里,女教师的比例比女学生还低。在几内亚,1000名教师中仅有25名为女性——仅为2.5%。埃塞俄比亚2228名教师中,137名为女性,占6%。在刚果、尼日利亚、赞比亚,不到15%的大学教师是女性。在乌干达,女性占现有学术岗位的20%不到。在少数几个国家,这些数字要稍好些:摩洛哥、突尼斯和南非的女教师分别占24%、33%和36%。女教师在较高职位和资格水平以及某些学科领域的低比例现象尤其严重。例如,1997年,南非教授中男性占90%,副教授占78%,高级讲师占67%,在低级职位中仅占47%。

总体上,非洲大陆高等教育性别分化是普遍趋势。受教育的层级越高,这种差别就越大。职称越高,教师性别不平等也越严重,虽然有时也因领域和学科而异。非洲高等教育的性别问题很复杂,需要并值得进一步研究。

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为纠正这一不健康的现象,已经推出了各种不同的行动计划。虽然有些行动取得了成效,但有些还有待带来真正的变化。微妙的抵制、若有若无的疏忽、得不到严肃认可以及愚昧无知等,这些是困扰行动计划的因素。

研究和出版

早在世界进入所谓的知识时代之前,研究就被看作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优先事项。自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以来,研究就一直是大多数学术机构和学术系统的规定性要素(Ben-David, 1968; Ben-David, 1977)。在由知识和信息所构成的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建立强有力的研究基础在这个竞争不断加剧的世界上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大学位于知识和信息超市的核心位置。从所有现实目的看,大学仍然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的最重要的机构,尤其在第三世界。这在非洲尤其如此,因为非洲仅有少数的这类机构充当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出色而主要的中心。

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非洲的研究和出版活动都处于劣势。非洲的研究整体状况很差。研究基础设施不足。缺乏实验室设备、化学药品和其他科学工具,高级专家人数很少,图书馆破旧失修,教师和研究人员工资低得可怜却还在减少,学术机构大量人才流失,本科生教育“扩张”,研究的可应用性被忽视,研究经费来源不断减少或根本没有或不可靠,所有这些仍旧是非洲大陆研究能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实际上,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大学预算中没有拨付科研经费。例如,加纳研发(R & D)投入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占GDP的0.7%下降到1983—1987年间占GDP的0.1%~0.2%。这个趋势已经有了变化的迹象。保罗·埃法(Paul Effah)的报告显示,2000年加纳大学在10个研究院投入了140万美元。

在乌干达,1999—2000财年麦克雷雷大学专项科研经费仅为8万美元。这个国家的科研仍然是欠发达的,科研经费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在马拉维,1999年整个大学预算仅0.7%用于科研和发表。

追踪知识前沿对科研和发展至关重要。能够获取知识前沿的载体,如期刊、杂志和数据库,是从事可靠的、可持续的、有意义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前提。在非洲大部分国家,这些资源不是缺乏就是相当稀缺。期刊的成本不断上涨,图书馆和大学经费短缺使这个问题愈加严重。非洲很

多大学都缩减了期刊订阅数量,另外的大学干脆停止订阅期刊。如果了解这些大学连正常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些极端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土出版业的基础也变得很薄弱,而且总体上不可靠。很多竞争性因素造成本土出版问题很复杂,这些因素包括:研究人员规模小,他们不具备使期刊得以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精力、时间、经费和支持;缺乏合格的主编和编辑人员;出版材料短缺;禁止言论自由的限制性环境;大学行政人员缺乏出版期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研究状况不稳定,本书的很多作者反映,发表却是教师学术晋升的主要依据。即使环境不利于科研,作为衡量学术生产力的普遍工具,发表仍然是非洲学术晋升的标准。很明显的矛盾是,非洲学术人员无法接触对他们跟上世界科学和学术发展而言很关键的期刊、数据库和其他出版物,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被要求发表学术成果(Teferra, 2002)。

非洲大陆从事的很多科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外部机构赞助、管理和指导的。这些外部机构包括双边和多边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等。非洲科研受外部赞助的比例占到70%,甚至达到90%。这些外部资助研究的成果,尤其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成果都影响广泛,已经成为国家、区域和国际研讨会上讨论的焦点。

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都参与到国际知识体系传播中,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工业化国家的大学是学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其他国家的学术机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是其他地方生产的学术资料和研究的主要消费者。

在这个知识与信息主导的世界里,非洲要有效地参与竞争是相当困难的——或许甚至是不可能的,除非非洲有意识并积极不懈地重整其富有潜力且最重要的机构:大学。非洲应该,而且是必须采取行动发展其大学——因为这是唯一生产和利用知识与信息的机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世界知识体系存在着中心和边缘。作为一个大陆,非洲正处于知识边缘的边缘(Altbach, 1987),似乎与知识中心越来越远。

研究和出版必须得到加强。政府、主要的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双边组织应该而且必须制定政策,优先复兴非洲高等教育的这些重要领域。只有这样,非洲才能有效地应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在非洲从事研究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援助机构和国际组织,现在这种状况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主要研究资金来自非洲本土是不大可能的,那么,重要的是要确保现时开展的研究,不论其经费来源如何,都要满足非洲科学家的需求和非洲社会的广泛利益。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可以产生新想法、新研究和新观点,可以使广为接受的观点得到检验和挑战,可以使批评人员对现状提出评论和批评。学术自由是一个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的理想。不过,毋庸置疑,学术本身对孕育国家学术文化十分重要。理想状态下,学术自由确保教师可以自由教学,依个人兴趣从事科研,公开交流自己的研究结果和观点,不担心遭受迫害。

公民社会使宽容和言论自由兴盛。一个自由言论的国家允许思考、接受和辩驳各种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学术自由是公民社会的关键因素。在缺乏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公民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大多数非洲政府不容忍异议、批评、不服从,而且不容忍有争议的、新的或不合习惯的观点的自由表达。阿曼·阿蒂耶(Aman Attieh)指出,自1992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安全机构、反对派和军队对言论和演讲自由的严厉侵犯,已经使学者和全体公民都不得不保持沉默。查尔斯·恩格美提到,在肯尼亚,政府对学术自由的不合理干预和迫害已经破坏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和质量。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驱逐了40多位大学教授和讲师,这是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非洲很多国家政府对学术自由的容忍度很低。

在这个环境里,学术界通常小心翼翼不去公然冒犯掌权者。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保全的文化。那些敢于大胆说出想法、表达观点的人通常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独裁者:他们使用威胁、绑架、监禁、驱逐、折磨甚至死亡等手段来打